



总主编 丁伟志 郭永才 张椿年

执行主编 刘培育 吴文川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历程回忆

——哲学宗教学卷 ——

主编 董谊思

副主编 于本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主编 丁伟志 郭永才 张椿年

执行主编 刘培育 崔文川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

——哲学宗教学卷 ——

主 编 董谊思

副主编 于本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哲学宗教学卷 / 董谊思主编,
于本源副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3313 - 2

I . ①中… II . ①董… ②于… III . ①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概况—中国 ②哲学—发展—概况—中国 IV . ①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938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黄燕生
责任编辑 徐申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5
插 页 2
字 数 502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

编委会

主 编 丁伟志 郭永才 张椿年

执行主编 刘培育 果文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本源	冯昭奎	左玉河	刘 红	刘国平
刘楠来	江太新	李毓芳	陈启能	陈家勤
吴家骏	沈蕴芳	杜晓山	张 森	杨匡汉
杨雅彬	林连通	周 方	周志宽	周用宜
周明俊	郎 樱	孟宪范	胡广翔	殷玮璋
郭家申	徐世澄	徐耀魁	顾俊礼	陶文钊
赵剑英	章丽君	商 传	黄燕生	崔勤之
程恩富	曾 军	温伯友	傅青元	董谊思
蔡曼华	樊建新	薛克翘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

前　　言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组织的回忆录式的文集，本书的宗旨是通过专家学者的回忆，记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旨在留存，为有志于梳理和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的学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已走过了 61 个春秋。在这段极不平凡的岁月中，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创作的大批科研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根据，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辉煌。同时也不要忘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四人帮”的干扰，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今天，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在大调整、大发展的时期，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为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有强大的“软实力”，也就是要有强大的思想理论和文化武器，须臾离不开科学发展观。创新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件极其艰巨和复杂的伟大工程，它需要借鉴历史经验。

我国有一大批至今仍健在的，当年曾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百花园中，默默耕耘，辛勤播种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学者。他们参与了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决策，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创建、研究体制的变革、干部的培养、刊物出版的筹划、重要理论问题的争论，等等。他们的亲身经历，不仅使我们看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的具体图景，发展轨迹，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他们的

回忆录极具史料的价值，值得永久保存。现在这些老领导、老专家、老学者大都已进入暮年，若不把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上奋斗的，又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下来，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这些回忆录的价值远不止上述这些，它们还是前辈们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回忆录中，我们看到这些前辈为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披荆斩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本书的编辑方针是，不苛求体例的一致，不拘文章的长短，以亲身经历，再现当年事实为重，在编辑过程中，除个别文字和语句外，不随意更改文章，如遇编者看不准的地方，也一定要征求作者的意见，获得作者的同意后再作处理。

本书组稿范围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内，由编委会每位成员分别组审，共汇集文章数百篇，约500万字，分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法社会、国际问题和综合等八卷。本书自始至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和许多学者的支持，并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深致谢意！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编委会 谨识

卷 首 语

哲学研究所 1955 年 9 月正式成立，到现在 59 年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从 1964 年开始筹备和成立，到现在也有近半个世纪年了。这两个研究所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提议设立的。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面临的是树立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而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国必须在宗教学研究方面走出自己的道路。这两个所的建立，都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的大事。这两个所都是在调集全国的学术精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由于其处在特殊的地位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它们代表了我国在哲学和宗教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现在，这两个所建所初期的老一代学者已相继离开人世，就是当年风华正茂的年青人也已到了耄耋之年。趁着这一代学人健在的机会，编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哲学宗教卷）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收入本书的文章是哲学所和宗教所部分老同志的回忆。由于他们是学术活动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故事，尤其令人信服。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理论不过是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映。现在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半个世纪前大不同了。理论当然要反映这个变化了的世界。但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立场不能变。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我们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而永远也不可能结束真理。我们的宗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坚信，坚持双百方针是发展真理的道路，而坚持思想自由又是进行学术创新的必要前提。半个多世纪的坎坷，我们一路走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管你坚持哪一种观点，只要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同样弥足珍贵。

哲学与宗教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不过哲学是理性地把握世界，而宗教则是以信仰的方式把握世界。

有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曾说过，青年人收获的是诗歌，而老年人收获的是哲学。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老年人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就是一种哲学式的考问。还有人说，哲学是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只有当一切社会生活实践发生过后，才能有反思式的考问。当然说哲学是反思式的思维，这并不排除哲学参与实践模式的设计。因为人们的实践都是有目的的，实践的这种目的要素起着统率整个实践过程的引领作用。反思过去是为了总结以往的经验，经验上升为理论，特别是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么这样的哲学理论就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本卷编者

目 录

哲学研究所的前十年	李 奇 (1)
追忆似水年华	赵凤岐 (6)
我对哲学所建所初期的一些回忆	李 曜 (29)
我对哲学所往事的回忆	李鹏程 (36)
忆哲学所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	姚介厚 (49)
我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	陈中立 (70)
“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的前前后后	李金山 (80)
改革开放以来认识论研究的一些情况	张 浩 (88)
我的学术回顾	徐亦让 (105)
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闵家胤 (115)
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	徐素华 (128)
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初期的片段回忆	何成轩 (142)
培根研究回顾	余丽嫦 (152)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涂纪亮 (161)
中国伦理学正在胜利前行	
——我与中国伦理学的“缘”	陈 瑛 (173)
中日实践伦理学交流的前九次会议	滕 颖 (192)
因明的抢救与发展	
——1978年以来	刘培育 (202)
两次重要的全国逻辑讨论会	刘培育 (219)
辩证逻辑研究情况回顾	金顺福 (230)

“智能革命”的提出及对智能社会的

- 思考 童天湘口述,左玉河整理 (239)
数学哲学发展的回顾 林夏水 (250)
环境哲学记事 余谋昌 (263)
我的 STS 之路 般登祥 (276)

- 我与《哲学动态》 任俊明 (294)
《哲学动态》与社会发展理论的研讨活动 董谊思 (299)
关于哲学所图书馆的回忆 马德荣 (310)
我与苏联两位学者的工作交往 钟肇鹏 (315)

- 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的片段回忆 金宜久 (318)
关于我国宗教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杜继文 (334)
宗教学理论研究室的成长历程 呂大吉 (346)
中日佛教学术会议(1985—2003) 杨曾文 (361)
忆任继愈先生与汉文《中华大藏经》的正续编 杜继文 (369)
基督教研究的学科发展 任延黎 (375)
伊斯兰教研究回顾 周燮藩 (378)
道教研究室的建立和我在该研究室的工作 钟肇鹏 (400)
道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卡 (403)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回顾 马西沙 (414)
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历史回顾 冯今源 (429)
无神论学科发展的历史 李申 (447)
中国宗教学会简史 李华伟 (456)

- 后记 (478)

哲学研究所的前十年

李 奇

我是 1955 年初夏到哲学所的。我到哲学所时已经四十二岁，有幸在哲学研究所度过了我的后半生，这是十分值得珍惜和怀念的四十年。哲学研究所是由老一辈哲学家潘梓年同志在 1955 年初开始筹建的。他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我记得我到所第一次和他谈话时，他很高兴地说：“你是从做实际工作转来搞研究工作，这很好。这便于理论联系实际。读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研究理论的基础工作，大家都要打好马列主义哲学基础。”我当时听了印象很深，激发了我做理论研究工作的兴趣和信心。

我刚到所的时候，还是筹建时期，只有十多人。到暑假后才分配来了几名北京大学毕业生。后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调来几位哲学老教授，同时还吸收了一批高中毕业生搞资料和行政工作，这样到九月份哲学所才正式成立。当时，哲学所行政上属中国科学院领导，业务上中央宣传部直接抓。开始只建立起四个研究组：马列主义哲学原理组、中国哲学史组、西方哲学史组、逻辑组。还有一个《哲学研究》编辑部。潘梓年任所长，金岳霖任副所长。原理组李光灿任组长，中国哲学史组由冯友兰先生兼任组长、西方哲学史组由贺麟先生任组长，逻辑组由金岳霖兼任组长。

研究工作一开始，首先是制订学习计划，确定个人专业，结合制订全国十二年远景规划考虑各研究组和全所远景规划。学习除了精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之外，还请一些老哲学家讲解哲学史上重要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我记得 1956 年 4 月贺麟先生讲过黑格尔哲学，梁启雄先生讲过荀子哲学思想。我还到编译局去听过苏联专家讲《资本论》第一卷。当时尽管有

很多其他活动，但学习的空气还是很浓的，而且学习都要写笔记，作卡片，积累专业资料。在研究人员思想上树立资料工作是基础工作，是科学的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念。



哲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潘梓年

哲学所的建所指导思想是理论联系实际，打好坚实的马列主义哲学基础。当时党中央非常强调科学的研究工作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中央宣传部经常关照哲学所的工作，大概是1956年开始，中宣部每两周组织一次理论座谈会，从处长到正副部长都参加，中央理论小组的胡绳同志有时也参加，每次开会时都通知哲学所潘梓年同志带领原理组的主要人员去参加。座谈的内容很广泛，但主要是有关全国实际工作中的理论问题和文教工作领域里的学术活动与思想动态。在讨论中自由发言，没有什么拘束，也没有长篇大论的领导人讲话，都是各抒己见，深入分析、评论，

有时也对照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进行研究。这种座谈会对于刚开始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来说，很有提高思想认识和分析问题能力的作用。我个人从座谈会中学到很多东西，其实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很好的示范方式。

在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措施方面，哲学所和中央各部委、文教和新闻出版单位联系，请他们经常把有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思想动态的内部刊物送哲学所几份，供有关研究组的领导骨干阅读，以便及时了解情况。例如《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团中央等单位一直到1980年后还和哲学所有材料方面的联系。另一项活动就是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研究人员分批下乡参观、调查研究和劳动锻炼，1964—1966年参加了两期农村“四清”运动。到农村去参加实际活动，对于中国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思想状况，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对于如何正确掌握农村工作的政策，有了一定的体会；吃苦耐劳的观念增强了，群众观点也有所提高。总之，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方面收获是不小的。

哲学所在培育、训练理论研究队伍方面，强调踏踏实实打好基础。当时，哲学所强调的“基础”，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打好马列主义哲学基础，要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二是打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三是充分作好资料工作，要掌握、熟悉有关专业研究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当时建所不久即建立起一个资料室，其中一部分人收集国内的现实资料，另一部分人翻译外国报刊上发表的哲学资料。各研究组相应地制订收集、整理各专业的资料计划。我记得，哲学所的十年远景规划中有一项是编辑有关专业哲学思想史的资料丛书，中国哲学史组的那套《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可能就是那时定的。西方哲学史组要译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马列主义哲学原理组订购了中国人民大学分类摘编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卡片。并且规定初到所的大学生，必须先作资料工作，每个研究人员都作个人专业的资料卡片。这一措施，对于初学做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影响是很深的。

哲学所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建设过程中，政治运动占去了不少时间，但是，理论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没有放松。尤其是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方面，哲学所的有关专业人员是积极参加的。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后来集中在“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争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以及逻辑学

方面的论争，哲学所的研究人员和《哲学研究》杂志都是非常关注并积极参加的。在讨论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某些片面性的问题，但是总的来看，哲学所的人员所发表的文章是比较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尽量限制于学术范围之内。学术讨论对科学工作者锻炼分析、论证问题的能力，确有很大的帮助。1960年至1961年有一次研讨讨论哲学教科书的学术活动，这次活动对我个人来说，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对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员都会是有提高思想水平作用的。当时集中了全国重点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国科学院及部分省市的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有北京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哲学所和中央党校，还有上海科学院哲学所、武汉大学哲学系、吉林省教科书编写组等单位，我们哲学所参加的人最多。这次活动时间比较长，都集中住在中央党校，由中央哲学教科书编写委员会组织领导。编委会成员，记得有许立群、胡绳、艾思奇、潘梓年，他们经常参加讨论会，提出编书的要求、原则和方法。首先学习马列主义哲学著作、毛泽东著作，还学了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然后座谈哲学教科书提纲中的重要问题，最后请领导同志讲解。我记得周扬讲过“红与专”、“论与史”的关系，“古与今”、“中与外”、“文与道”的关系。许立群讲过“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人道主义”、“人性论”问题。胡绳讲过“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主观能动性”等问题。艾思奇讲过“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问题。潘梓年讲过“写教科书与写专著不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

讨论和解答的问题中，有些是书中要写的，有些是当时理论界有争议的问题。经过讨论和解答，对与会者的启发和理论水平的提高作用很大，最后指定由艾思奇同志负责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我们所邢贲思参加了）完成哲学教科书的写作任务。

在那十年里，不仅在研究机构的建设上粗具规模，在理论研究队伍的培养训练方面，也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所内外的学术活动中摸到了一条比较踏实的科研道路，从而形成了一种严肃认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好学风。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能够很快恢复了研究业务，并且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科研队伍迅速扩大，出版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各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很快成长起来。哲学所主办的《哲学研究》及其他刊物，在全国哲学界

的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哲学研究所还为社会科学事业单位输送一些具有科学研究所工作经验、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干部。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由于最近十几年能够集中精力搞研究；另一方面，和最初十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李奇 [1913—2009]，哲学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追忆似水年华

赵凤岐

1956 年，我来到北京读研究生。那时我们是春季始业，学制四年，1960 年毕业后留哲学研究所工作。时光如流水，转眼间在哲学所已工作半个多世纪了，让我从个人感受的角度追忆那逝去的似水年华。

一 从前门火车站到中关村

50 多年前我初到北京时，是从前门火车站下车的。当时还没有现在的北京站，更没有北京西站。

初到北京，一切都觉得新鲜。前门火车站前，有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有人力车和脚踏三轮车，但没有出租汽车。按入学通知，我先到文津街 3 号（即中国科学院院部）报到，办完手续后被告知去哲学研究所“落户”。当时的哲学所办公地点在西郊中关村，距城里还有几十里的路程，交通不太方便。我们这批新入学的研究生，都是自带行李，还必带一部分书籍。一个大行李，一箱子书，还有装着杂七杂八的一个大网兜，够分量的，体积也不小。当时没有出租汽车，人力车倒是不少，但我不愿意坐，只好雇一辆脚踏三轮车送我到中关村。三轮车主是一位 50 岁左右的“老北京”。我按来京时朋友所嘱，试着先问问需要多少车费。他竟然豪爽地说：“好说，上车吧，有钱坐车，没钱也坐车，方便时就给点，不方便时我白送你；干我们这一行的讲究的是个义气。出门在外，四海之内皆朋友，谁用不着谁呀！”说着他帮我把行李等放在车上，固定好了，催我上车。我不习惯于坐这种车，看到他年龄几乎比我大一倍，不好意思上

车。我说：“我步行，只请您帮我送送行李，我跟随您步行，车费照付。”他笑了：“你这小老弟怎么有点‘犯呆’，书读多了，读呆了。我这三轮蹬起来跑得蛮快，你步行怎么跟得上，再说也耽误我的时间啊！”我还是坚持步行跟随。他说：“那好，你就试试。”说话间蹬起三轮便走。我跟随了几百米，一路小跑还跟不上。他在前边走了一段距离后停了车，等我赶到时令我上车。他又开了几句玩笑，就一路直奔中关村了。

由前门火车站出发，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到了中关村，三轮车主人果然豪爽，百般拒收车费。且举手揖别，说了声“后会有期”转身蹬车就要走，我赶忙拦住他，付了车费，并留请他吃过饭再走，他不肯。我说，“那就零头不找，算我请您喝杯茶，一路辛苦，非常感谢”。我们道别后，他转身登上三轮回城里了。我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想了很多。

二 初建时的哲学所和我们那批研究生

近些年时常有人问起：50多年前的哲学所情况如何？当时的科研队伍、专业设置，以及我们那批研究生和导师的具体情况又如何？等等。我根据自己的回忆记述如下：

哲学所正式成立于1955年11月。正式挂牌前有大量的筹备工作要做。从地址的选择、科研人员的招募、经费的筹措、图书的购置以及从事科研和住宿的条件等，都是在较短的时间内一项一项落实的，为此，所长潘梓年同志花费了大量心血，有许多事都是他带着助手亲自奔走才办成的。有件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在哲学所正式成立之前，潘梓年即根据上级指示筹备出版了《哲学研究》，组织了一个包括全国著名哲学家在内的编委会，他是召集人（相当于主编），经常开会讨论问题，研究如何繁荣和发展哲学的问题。编委会都是由“大家”组成，有很高的威望。这个编委会在当时实际上成了推动全国哲学研究和团结广大哲学工作者的活动中心，也是潘梓年为哲学所招揽人才的一种形式。经过多方努力，哲学研究所终于正式成立了。当时的哲学所，按专业设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自然辩证法等研究组。辩唯组的组长是潘梓年，历唯组组长是艾思奇（兼），中哲史组是冯友兰（兼），西哲史组是贺麟，逻辑组是金岳霖，自然辩证法组是于光远（兼）。所长